

离婚那一年，是我最落魄的时候。房东看我是单亲妈妈，怀疑我是那种职业，说要是她发现我有带「男人」回来，她立刻报警抓我们。

当时全身不到五千块，租了一个老旧的次卧，我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住。

为了省一百块的月租，和房东还价到当着女儿的面哭出来。

房东老太怀疑我，说那种话的时候，女儿就在我怀里面哭。

那天起，我就暗自发誓，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。

多到，再也没人敢指着我们娘俩的鼻子说话。

那几年，我拼了命的挣钱。下了班，还要继续去做兼职。

每天，疲惫到脚步虚浮，心脏狂跳像是随时猝死。

但我不能停下来。每个深夜，回到那个狭小的次卧，看见女儿熟睡在那，我都这么告诉自己，你不能停下来。

或许是时来运转吧，那段时间，我遇见了我一生中最大的贵人。

我闺蜜，陆璐。

她是我单位新来的派遣工，劳务合同的那种。可一身的行头，却抵得上我三年的工资。

所有人都猜测，她要么是家里有钱，要么就是老公有钱。

第一次见面，是在饮水间接水，偶遇。

她走过来，突然问我，「你就是那个离过婚的女人？」

我诧异，我老公和我一个单位，离婚后他就离职了。这种事自然瞒不住。

可我和她又不够熟，上来就说这个，我只觉得被冒犯。

她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站那摸着下巴回忆着：

「离婚是你老公提的吧，都说你老公很可能在外面养小三，结果连你自己都查不出小三是谁.....保密工作有一手啊他。」

「关键你一分钱都不要，就图个抚养权，到底怎么想的？」她说。

「现在日子不太好过吧？也是啊，你中午在食堂吃那么多，应该是想把晚饭钱省了。」

伤疤被一一揭开，我恼羞成怒，「说够了没有？！」

「想挣钱吗？」

我怒极离开的时候，她突然在我身后问了我一句。

「够你们母女俩做人上人的钱。」

钱，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东西。

它可以让你愿意去听任何人说话。

哪怕，上一秒，她还在揭你的伤疤。

几天后，我请她在一间相对高档的酒店吃饭。

包厢有最低消费，看菜单时手都在抖。

那个挣钱的办法，她就是那时告诉我的。

「你知道吗，有一种钱，最好挣。」她说，「死人的钱。」

3

说起来，我的工作，就是管理死人的钱。

在这个城市，凡是企业职工。要是死亡，家属就可以来到我工作的窗口，领到两笔钱。

抚恤金，和丧葬费。

我管的，就是这个钱。

我也是这个时候，才从她口中知道。单位的系统里面，存在一个漏洞。

简单点说，利用这个漏洞，我可以让死过的人，「再死一次」。

当然，这指的是在数据层面。

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再发放一次抚恤金和丧葬费。

然而，在我动过手脚后，这些钱，最终就会流转进我的账户、我父母的账户、乃至，我在网上买到的多张银行卡里。

狡兔三窟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
「这系统，九十年代用到今天，非常老旧，你不用担心会被识别出异常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识别功能。」她说，「何况人工审批一向都不严格，做好手脚，任谁都查不出来。」

「还有，那些人已经死了。」

她说着，竟然笑了起来，「死掉的人，上哪去发现这些事。」

4

我很清楚，这是在犯罪。

可是那个晚上，当我回到那间狭小的次卧。

我发现，女儿在装睡。

她脸上挂着泪。我再三问她怎么了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

终于她坐起来，找了张纸。

她患有天生的失语症，说不出话，只能发出「啊，啊」的声音。平时都是在纸上写字和我交流。

「下午我的手碰到了同桌的衣服，同桌说衣服脏了，要我赔」她工整的字这样写着，眼泪滴到了纸上，「我手干净的，不脏的。」

后来，我哄她睡下，擦掉她眼角的泪。

都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，我又何尝不知道，衣服只是一个借口。

那些小孩，只是在排挤她。只是因为她是班里最好欺负的，只是因为，她只有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妈妈。

那个晚上，我把自己闷进被子里，闷到快要窒息。以防止自己呐喊出来。

死人的钱，我挣。

6

从那以后，前前后后，三年吧。

我挣了有上千万。

这个数字，我自己都常常惊讶。

做一单不过几万块，但架不住这些年，我一直断断续续在做，积少成多。

这期间，我用父母的名义，买了房子；给女儿换了市里最好的学校，所有她想要的我都会给她买，哪怕最后只是当垃圾丢掉。

其实我知道，挣这种钱，手脚动得再干净，早晚有被发现的风险。

所以我早就在闺蜜的建议下，把绝大部分的钱，换成了数字货币，留给我女儿。

就算我被抓，哪怕我一辈子坐牢。

只要我咬死了不说，谁也不能从我女儿手里拿走这些钱！

她一辈子衣食无忧，锦衣玉食，什么代价我都认！

不过，有一个问题，我始终，想不明白。

「陆璐，没有你我挣不到这个钱.....我应该给你返点才对。」

有一天，我对她说。

彼时我们已经成了闺蜜，她如往常一样，来我家给我们做了桌好菜，陪我女儿玩。

「不要给，一分钱也不要。」她说，「如果你给了，咱俩朋友没得做。」

「.....为什么？」

我是在问，她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。

「想帮就帮了，哪那么多问题。」她给我夹了一些菜，「尝尝。」

我闷头吃着饭，看着她精致的脸，甚至在想，她不会是拉拉吧？

对我来说，她一直很神秘。

我只知道她有钱，却不知道她的钱是哪来的；我在名册上看到过她的住址，可那只是她租的房子，多数时间里都空置着。

她对我太好了，好到，我无法去思考任何有关她的事。

仿佛，理所应当要有一个闺蜜对我这么好。

我真正明白她是谁，是直到半年之后了。

那一次，我们一起出国旅行。

她把我活埋进了土里，活埋在，离祖国仅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。

是的，她从一开始，就在布这个局。

她挣的，也是死人的钱。

只不过，要死的是我。

7

那一年是 2015。

我们休年假，约好一起去缅甸旅行。

我还不知道，她要让我和我女儿，都死在那里，变成「失踪人口」。

9

应该说，我习惯了有闺蜜替我包办一切。

整个行程，全部是她安排的。

缅甸，小勐拉。

她说那里有最灵验的寺庙，去那里为我们的女儿祈福。

订机票，办签证，联系司机。她一手包办。

飞到西双版纳，乘坐私家车，去到打洛口岸。

穿过国门后，就到了缅甸境内。

有一些绿孔雀在国门附近游荡，我还拍了下来，告诉女儿，这是喻意前程无量的动物。

私家车只能送我们到这，在国门外，有一辆越野车在等我们。

司机是缅甸人，闺蜜用缅甸语和司机交流时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只是感叹，她一定为这趟旅程准备了很多。

越野车走的是小路，短短半个小时，就到了小勐拉。

可奇怪的是，这辆车却没有在小勐拉市区停留。

我和女儿旅途劳顿，在后排昏昏沉沉睡着。

不知睡了多久。醒过来才发现，车已然离开了市区，驶上了颠簸的山路。

「这是要去哪？」我有些不安，问闺蜜。

「酒店。」她说。

「不在市里么？」

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」

说来可笑，那时候我还在想，可能她安排的是山里的特色酒店，离寺庙近的那种。

直到，渐渐地，我看见一个村寨坐落在前方。。

可我眯着眼睛望去，哪里是什么村寨！

木制的高台上，有持枪的军人！

这是一个缅北的地方武装！

道路的远处，荒地上，有一个挖好的深坑。

我不安到了极点，那是做什么用的？我还想问闺蜜，可她不回话了，只是在和司机用缅甸语交流。

神色，冷漠得可怕。

10

车停下，两名矮个军人，走了过来。

他们戴着血红色的臂章，持着枪管深黑的步枪。

闺蜜摇下车窗，用缅甸语和他们说了些什么。

车门被拉开了。

漆黑的枪管探了进来。

我被枪口指着额头，被迫下了车。

怀里紧抱的女儿，身躯在发抖。

我小声安慰他，妈妈在这里，不会有事。可刚一下车，后膝就被踢了一脚，整个人跪在地上。

转头望去，开车的司机也下了车，却一点也不意外的样子，和军人打起招呼，抽起了烟。

瞬间，我懂了，全部都是安排好的。

而安排这一切的人.....

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闺蜜。

她往日的笑容不见了，眼神漠然，仿佛在看一头牲畜。

「陆璐.....为什么.....」我惊惧，同时也不解地望着她。

「密码。」她不回答，只是这样说。

我知道，她指的密码是什么。

这几年来，我挣的死人钱，早都换成了数字货币，准备留给女儿。

她要的，就是这些钱的密码。

我咬了咬牙，「如果不是在安全的地方，我不会说。」

我是在赌，我只能这么赌。

「你会说的。」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，拍拍膝盖，站了起来。

我听见她对一旁的军人交了几句什么，有人上来，从我怀里强行抱走了女儿。

她双腿惊慌地地乱蹬着，惊慌地发出了「啊，啊」的声音。

她在向我求救。

我绝望地冲上去，却被一名军人扑倒在地，挣扎中，后脑「嗡！」的一声，我瞬间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所有意识.....

11

.....

闷热。

胸口很闷，缺氧的感觉。

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剧烈地喘息着。

眼前，是绝对的黑暗。

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黑暗。

这里是哪？.....

我摸索着，手心滑过很多毛刺。身下，是一块粗糙的木板。

我想要坐起身来，却瞬间磕到了头。摸了摸，头顶也是一块坚硬的木板。

这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光源闪烁着亮起，伴随尖锐作响的铃声。

一台手机，在我手边。

借着手机的光源，我终于模糊看清了。

我躺在一个极其狭小的木箱里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拿起那台手机。

老式的诺基亚，键盘机。

只能确定这不是我的，界面上显示的也全部是缅甸文字。

接通后，电话那头，是我的闺蜜。

我听见她笑了一下。

「怎么样，土里的感觉？」她说。

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「什么意思.....」

「你被埋进地里的时候，我就在边上看着。我算过了，加上我在箱子里给你留的一罐氧气，最多三十五分钟，你就会窒息死在这副棺材里。」

天啊。

我再也抑制不住，疯狂地尖叫了起来。

12

她只是平静地等着我结束惨叫。

终于，我渐渐停了下来，流着泪，绝望地捶打着木箱的板子。

「我女儿.....」我啜泣着，「我女儿呢？她在哪？」

「密码。」她只是这样说。

「让我听见她的声音，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！」我大吼着。

她沉默了一会，很快，我听见电话那天，传来了呜咽的哭泣声。

「小小。」我叫了一声女儿的名字。

那头的呜咽声激烈了起来，但是含糊不清。

我猜测，女儿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。

「说吧。」闺蜜的声音。

我无力地摇着头，我始终不明白，明明一直是那么好的闺蜜，明明她一点也不缺钱。为什么，会突然变成这样。

「为什么啊，陆璐，到底为什么.....」

「是这样的，你老公爱上的那个女人.....」她说，「是我。」

「有钱是演出来的，那身行头是租的，隔段时间就换一套，花不了多少钱。」她说。

「接近你，就是为了，让你去挣死人的钱。」

「为什么……」我仍然无法理解，无助地颤抖着。

她笑起来，「因为我和你老公，从一开始，就在等你挣钱啊。」

我彻底呆住了。

在那一刻，我全都明白了。

13

原来如此……

她竟然谋划了一场堪称完美的犯罪：

三年前，我丈夫和她出轨，和我提了离婚。

但那仅仅只是这场大戏的开始，微不足道的一个开始；

我老公，是我的同事。

他还在单位时，就留意到了那个漏洞。

挣死人钱的漏洞。

他心动过，他知道用这个办法，挣到上千万，不是什么难事。但他还是放弃了，因为只要做了这种事，万一被发现，少不了要在牢里度过终生。

可有一次，他和她在酒店幽会的时候，他说了这个事情。

那点醒了她。

「何必自己做呢？」她说，「这不是有现成的劳动力么。」

于是，一个完美的计划就此诞生了——

我老公提出了离婚，官司打了很久。最后，我为了留住女儿，选了净身出户。

穷困，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，疲于奔命。

挣钱的欲望，在心里疯狂滋生。

于是，她恰到好处地出现了。

她进入了单位，接近我，撩拨我内心的渴望，把挣死人钱的方法给了我。

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东窗事发。

她不过是口头教过我，哪怕我案发。证据在哪？谁会知道？谁能证明？

而那些钱，仅仅只是暂时「存放」在我手里罢了。

等到我挣够了钱，就是他们收成的时候了。

把我骗到这里，让我死在这里，变成失踪人口。

他们拿到密码，轻而易举，拿走所有钱。

就算在这之后，单位发现了我挣死人钱的事，报了警。

又有谁会去查他们？

只有我这个死人被通缉。他们却能在国内，用我的钱，高枕无忧地做富家翁。还能在公众媒体上惺惺作态，呼吁我早日回国，接受法律审判。

「说到底，你只是我们精心培养的……一株庄稼。」

她说，「现在，是丰收了。」

她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到了，现在就只等我和女儿的死。

好一个坐享其成，清白到底！

说到自得处，她甚至笑起来。

14

「我告诉你的已经够多了，你的时间是有限的。」她再一次提醒我。

我咬了咬牙，「让我出去，让我和我女儿到安全的地方。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！」

那头的她，不屑的轻笑。

「你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你女儿也是。」

我愣了愣。

「我还在念书的时候，就一直很好奇一个手术……前额叶切割。」

「知道吗，埋你的时候，你女儿一直在大哭大喊，吵得我头疼。」她说。

「我会找一根尖锐的铁棍，插进脑袋里，搅烂一部分脑子。到时候，她就会变成一条听话的狗。」她笑了笑，「特别安静，把她卖了都不会反抗。」

「当然了，这里没有麻药。」

「等一下……」

我祈求地话语，被打断了。

「五分钟。」

大脑嗡嗡作响。

我浑身都在发抖。

「说不说，你自己选。」

不顾我癫狂地咒骂，她挂断了电话。

15

我发疯地捶打着这具棺材。

纹丝不动。

妈的.....

妈的！

她挟持着我女儿，这才是她肆无忌惮，把我埋在这里的原因！

妈的！！

棺材里的空气越来越闷了。

我用指甲掐着手心的肉，迫使自己冷静去思考。

有一点，我很清楚。

绝对，不能说出密码。

一旦拿到想要的，她绝不可能让我和女儿活命！

我摸索着，在这台手机里，找到了拨号界面。

我根本不知道缅甸的报警电话是多少，我拨了 110，又试了 86110，可是那头都只有机械的缅甸女声，应该是在说号码无法打通。

冷静，我必须冷静。

大使馆.....

是了！如果我能查到驻缅大使馆的电话，向他们求救，哪怕我需要自首，我和女儿都还有机会被救！

然而这台老式的诺基亚，无论我怎么操作，就是刷不出任何网页！

是啊.....这个女人，又怎么可能留给我一台能上网的手机。

该死的，该死的.....

我无力地捶打着木板。

这个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。

我以为是闺蜜的，慌忙接通。

那头却是一阵缅甸语，年轻男人的声音。

只不过，磕磕绊绊的。

「မင်းရဲ့အဖေ」

「ငါနောက်ဆုံးမှာဖုန်းကိုအရင်ဆုံးဖော်ပြခဲ့တယ်ဆိုတာငါသိလိုက်ရတယ်။」

我完全听不懂，看了一下手机号，不是闺蜜打来的。

「Help! 」

(救命!)

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能听懂英语：

「Help! We were kidnapped! Call the police! 」

(救命! 我们被绑架了! 报警!)

「မင်းရဲ့အမေ! 」

完全鸡同鸭讲，电话那头的男人根本不像是能听懂英语的样子。

他还在说着我听不懂的缅甸语，我想起了什么，匆匆挂断。翻起了这个手机里的拨号记录

——我要一个个试过去，只要有一个能听懂英语，我们就有机会得救!

可这时候，那个号码又打了过来。

我挂断，没找到屏蔽号码的功能，又打来。

我急躁地接了，那头还是那个男人，在说莫名其妙的缅甸语。没完没了!

我也火了，「甘凌娘! 打什么打? !! 」

那头明显的沉默了一下。

「中国人? 」男人说出了一句标准的国语。

我愣住了。

16

他干咳了一声。

「甭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.....」他说，

「你孩子现在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只给你一个小时，往这张卡里打十万美金，否则我们就撕票。」

他说着，开始给我报一串卡号。

我彻底懵了，我孩子?! 在他手里? !

我急忙打断他，「等一下! 你确定吗? ! 她明明.....」

他啧了一声，「不信是吧。」

电话那头，很快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哭声。

并不清楚，但乍一听，确实很像我女儿的哭声。

「妈妈，救救我.....他们都在打我.....」

小女孩的呼救，仍然是并不清晰的声音。

我呆愣了半晌，反应了过来。

我女儿患有失语症，怎么可能说得这样完整的句子。

我听说过这种骗术，境外有人专门花钱，录下小孩子的求救声。那些小孩的声音都很普通，没有特别的音色。被诈骗的人不仔细听，很容易误会成自己的孩子。

这不过只是一桩诈骗电话。

「一个小时，如果你敢报警，我们立刻撕票.....」他仍然在卖力表演着。

无论如何。

这个诈骗犯，是我眼前唯一的希望了！

17

「你.....你等一下！钱的事情好商量！多少都可以给你！」

「很好，我也不废话，钱到放人.....」

「你听我说！」我打断他，「我知道我女儿不在你手里！我也知道你是在诈骗！」

「我女儿已经被我闺蜜绑架了，我时间不多，她随时会对我女儿动刑！」

我慌乱地说着，「问题是我被活埋在一个军寨附近的棺材里，我出不去。」

「所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女儿！明白了吗？！」

「你在国内还是在缅甸？.....不，不重要，帮我给驻缅大使馆打电话，给缅甸警方打电话，都打！全部打一遍！让他们来救我们！只要我女儿得救，我把这些年所有钱，全给你！有上千万！」

我喘着气，那头久久没有回应。

「求你了.....」

「你等会啊.....」他明显懵了，「你被活埋，完了你女儿被绑架.....」

「对！」

「然后你孩子还是你闺蜜绑架的.....」

「是的，我过了，全是真的！」

他长长地感叹了一声，「你可真能瞎寄吧编啊.....同行？」

我哭泣着摇头，「你可以去查，我叫程雨桐，你干这行一定能查到我的信息，求求你.....哪怕你只是给我一个缅甸的报警电话.....」

然而下一秒，他挂断了电话。

棺材里，死寂重新降临。

我崩溃地撞着头。

胸口很沉闷，是空气里的含氧量越来越少了。

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。

急促的电话声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考，仿佛催命的讯号。

是我闺蜜。

18

我颤抖着接起。

「时间到了。」她说。

「不要。陆璐，不要……」我祈求着，「她把你当成干妈——她把你当成另一个妈妈！」

「然后呢？」她说。

我愣了愣。

「我给你时间了。」她说。

我听见了金属碰撞的声音。

电话的那头。

爆发出了我女儿强烈痛苦的呜咽声。

我知道，她是在用尖锐的金属，往我女儿的头颅里钻。

我发疯地撞击棺材，「停下！停下——」

「最后给你三秒！要进她大脑了！」她大喊。

「三」

「二」

「一」

……

「我说！我给你密码！」

我哭泣地大喊着。

我已别无选择。

我报给了她一串数字。

她在那头操作了一会。

「打开了。」她笑了一声。

「你已经拿到你要的了，放了他.....那也是他的孩子，你别忘了那也是他的孩子！」

她却沒有理会。

「两个事。」她说。

「第一，人的头骨很硬，我刚刚只是用铁棍夹她的手指——我诈你的。」

「第二，你前夫说过，要把女儿带回国内，他会继续抚养她。」

「至于你.....对不起，你不能活。」

我顿了顿。

我已没有选择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！.....只要你让她活着，陆璐，她很乖的你是知道的，她长大也会把这些事忘掉，不会记得我这个妈妈。」我双眼流泪，

「她有失语症，没法告诉任何人我们的事.....她会是一个好女儿的！」我哭泣着，「如果你不放心，你把电话给她，我来告诉她，你没有伤害我，是我不要她了。她会死心塌地地把你当妈妈的！」

真是讽刺啊，想不到，这竟然将会是我和女儿的最后一句话了。

可是，闺蜜却打断了我。

「那未来，我和他生的孩子算什么？」她突然这样说。

20

我愣住了。

那头的她，不知对谁，说了一句缅甸语。

音乐声消失了。

车轮的山路颠簸声。

他们，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。

「到这里之前，我就改了主意，我会告诉他，他女儿因为剧烈反抗，被军寨的人误杀.....怎么样？」她说，「谁都找不到证据。」

「死人，又怎么能告密呢。」

「最后和你女儿说句话吧。」

车停下了。

她解开了我女儿的嘴。

「啊.....啊.....」

她依然只能发出这样恐慌的声音。

我流着泪，祈求闺蜜放过她。用力在木板上磕着头。

「妈.....」

突然间，我听见了她艰难地发出了音节。

「妈.....妈.....」

她艰难努力地说着，像是知道，自己已经到了最后时刻，只想让我听见她叫我。

「妈.....妈.....」

这是我第一次，听见她叫我妈妈。

一声枪响。

一具年幼的身体，被人踢下了车，在道路上无力地翻滚。

我再也听不见，我女儿的声音了。

21

她挂断了电话。

我握着手机，紧紧地握着。

时间过去了多久？

我不知道，黑暗中，我仿佛已是棺中死尸。

一直到。

我手中的电话重新响了起来。

是刚才那个诈骗犯打来的。

我看着它，久久地看着。

我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牵挂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

那个女人，我要她死。

我剩余的生命不多了。我也很清楚，被困在这具棺材里，我做不了太多事。

可我一定要想尽所有办法，让她为我们陪葬！

我低下头，在下方，看见了她提到过的氧气瓶。

登山用的那种，1L 的量，最多，能用 30 分钟。

我努力伸出手，够到那个瓶子，打开，在这氧气所剩无几的棺中，用力吸了一口。

猩红的双眼，瞳孔收缩。血液，涌进大脑里。

21

我接通了电话。

我没有说话，我在等他开口。

我需要了解更多他的情况。

现在，他是我唯一能利用的人了。

没多久，那个男人，踌躇地开口了。

「那个，国内……出新闻了。」

「有人报案，说有三名女性，在国外失联。失联名单里面，有你的名字……其中还有个是小孩。」

「据说，你前夫报的案。」

做戏做全套，这真像他们的作风。

问题是，这个男人打电话回来，是为了什么。

「你想问什么？」我说。

「那个……真有上千万啊？」

22

我笑起来。

钱，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东西。

它可以让你愿意去听任何人说话。

哪怕，上一秒，她才将他的骗术揭穿。

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」我这样问他。

「啊？……我叫陈钰。」

「陈钰，你在国内还是在缅甸？」

「我就在小勐拉，干这行嘛，没办法……」

我该当庆幸，他就在这座城市。

脑海中，一个计划渐渐有了雏形。

让她死无葬身之地的计划。

「陈钰，你手机有录音功能吗？」我说，「辛苦你，把录音功能打开。」

「什么？」他愣了一下。

「打开录音。」

那头沉默了一会，应该是在操作，「好了。」

「我叫程雨桐。」我说。

「你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死在棺材里了。」

我说着，报了一串自己的身份证号。

「我被我前夫和我闺蜜，骗到缅甸旅游，活埋进了土里，逼我交出了所有钱。」

「我的女儿，被他们杀了。」

「证据是，我的尸体。」

「我被埋在一个地方武装的军寨外面，离祖国不到百公里的地方。」

「我记得，是出了小勐拉，向南开，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全是山路。我的尸体就在这。」

「只要找到我的尸体，就能证明我的话是真的。」

我顿了顿，说起了下一段话。

那是说给陈钰听的。

「陈钰，是唯一愿意帮我的人。」

「我感谢他对我的帮助。我自愿将我所有的合法遗产，无偿赠予给这个男人。」

「此刻我头脑清醒，没有受到胁迫，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将重复这段话三遍。」

我重复了这段话三次，合法遗产，全部无偿赠予.....

我知道，这种赠予的话，没有多大法律意义。但是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了。

那头的陈钰，完全懵了。

「你是什么意思.....我也没有帮你.....」

「接下来，就是你帮我的时候了。」我说。

「我需要你把关于我前夫和闺蜜的那段话，发给国内的媒体，越多越好。」

只要这些话被报道出去。

我那个躲在国内的前夫，他一定逃不过制裁。

但是，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

那个女人，那个教我挣死人钱的女人……

「我要你帮我的第二件事……」我说，「帮我杀了我闺蜜。」

23

他沉默着。

我知道，这个要求他很难同意。

这是我最后的筹码了——

「你知道，我说的那上千万，现在在哪吗？」

我说，「就在她的手上。」

是的，我的那些钱，早就被我换成了数字货币。

然而，保险起见，我将那些数字货币的私钥，加密存储进了一个硬盘里。

她想拿走我的钱，就必须先打开这个硬盘，拿到私钥！

最关键，是，先前我告诉了她密码后。她是经过了一番操作，才确认了密码是正确的。

这就说明，她刚刚是在尝试打开那个硬盘。

那个装有上千万的硬盘，此刻，就在她手里！

「杀了她，不仅仅是帮我，那几千万都是你的。我国内的那点遗产，根本比不上。」

「上千万，够你在缅甸做土皇帝！」

24

可他仍然沉默着。

久久地沉默。

「求你了……」

这种时候，一个绝望的母亲，又能说些什么呢。

「我女儿……」我说。

「我女儿有失语症。」我哭泣着，「今天，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，她叫我妈妈。」

「我还想听见她跟我说话，我还想教她唱歌，陪她说好多好多的话。」

「我好想听她再叫我一次妈妈。」

「可是我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。」

他只是沉默着。

徒留我绝望地哭泣。

心已然沉入了谷底。

她杀了我女儿，把我女儿的尸体踢到了马路边。却就这么轻易地走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凭什么。

凭什么？！

25

「我.....试一试吧。」突然间，他说。

我愣了愣。

「但不是因为那些钱.....」

「我也有孩子。」

他顿了顿。

「我也有过一个孩子。」

我瞬间明白了过来。

倘若他有孩子，又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，捞这种充满危险的钱。

除非，他和我一样，失去过自己的孩子。

很可惜，他过去发生过什么，我已经没时间去问了。

混浊的空气，沉闷的棺材。

我吸着瓶中的氧气，心脏狂跳着。

26

「问题是.....我怎么杀她，我都不知道她人在哪里。」

「我会告诉你她在哪。」

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。

还记得，我和闺蜜最后易通电话，发现她是在一辆行驶的车上。

那个时候我就在困惑，这太不合理，她应该一直守在我棺材附近才对。

不然，要是我早早被闷死，谁来告诉她密码？她一分钱都得不到。

再往下想，甚至她都不应该把我活埋，而是拷打我才对，这样才能确保我在说出密码前活着.....

但现在，我已经有结论了。

只有一种可能，也是一定是这个可能！

那个地方武装，和她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关系，只是收了她的钱，帮她做事。

杀人无非家常便饭，价钱谈妥自然能帮她办。

既然只是金钱交易。

她自然不敢在这里久留！

要是让地方武装发现她握有那么一笔巨款，她也活不成！

这也是为什么，当我被枪逼下车的时候，她除了让我交出密码，其他什么话都不说。

所以，当看到我被活埋之后，她一定是带着我女儿，坐上了那辆越野车，原路返回国门。越快越好！

「陈钰，她正在往国门赶！」

27

然而陈钰却迟疑了。

「可是，我现在过去怎么来得及.....难道我回国去杀她？」

「她不会回国的！因为我会让她主动来找你！」

陈钰不解。

应该说，我从未这么感谢过，自己遇见的是一个干诈骗的男人。

「你干这行的，一定有那种轰炸电话的软件吧？」

「有.....有的。」

「我需要你给我闺蜜打电话，号码我会给你，你告诉她，你是军寨的人。你就告诉她，你们把我挖了出来，想重新和她谈价钱！如果不同意，你们就让我活着回国！」

我很清楚，放我活着回去，就是我闺蜜最大的死穴。

「那她一给军寨打电话，不就全露馅了吗.....」

陈钰愣了愣，似乎是明白了过来。

「没错，所以你需要给那个军寨所有人的电话进行电话轰炸。这样，她没办法打电话求证，最后，她只能和你交易！」我大声地说着。

「她要去哪，由你来定！」

「等一下等一下.....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军寨，光知道在南面.....」

我咬了咬牙，努力回忆着，「我看见这里的军人戴着血红色的臂章，上面的图案有交叉的刀.....」

「我知道是哪个了，可是.....我哪能搞到里面所有人的号码啊，我最多只能搞到几个小头目的.....」

这已经比我先前预测的结果要好太多太多了。

「只能赌！」我加快着语速，「我闺蜜也不可能所有人的号码，她联系的一定也是某个小头目，最多加上那个司机。我们只能赌，赌那两个人，就在你轰炸的号码当中！」

「我知道了.....我知道了.....」

陈钰已经完全明白我的意图了。

「还有，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她是不是在车上！一定要等司机走了再诈她！不然她直接就能确认情况！」我做着最后的补充，「而且她手上有枪，但是到了国门附近，她就必须把枪丢掉！」

「妈的.....」陈钰骂了起来，「要是让那个地方武装查到是我干的，我也得跑路。」

他说的是对的。

和我闺蜜的三年布局比不了，这完全是一步险招。

但是一旦成功，陈钰只需要等她自投罗网。

「妈的！」

陈钰挂断了电话。

「等我的电话。」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。

28

死寂重新降临。

我躺在棺材里，艰难地呼吸着。氧气瓶的氧气，吸一口少一口。

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

但我还不能死。

在我亲耳听见她的死之前，我不能死。

29

时间，从未这么漫长过。

我强撑着，让自己不要睡过去，在脑袋里，逼迫自己，思考任何可以进行思考的事情。

前夫提出离婚时那张冷漠的脸；

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我把女儿抱在怀里时的温软；

我给她讲童话时，她脸上的笑意；

还有，陈钰。

30

其实陈钰，身上有很多东西，让我想不明白。

比如他一个干诈骗的，不打国内的电话，打缅甸的号码干什么。

我运转着大脑，猜出了些许的可能：

或许，从一开始，我现在用的这张卡，就是他在非法网上售卖的。

对他来说，这是完美的「肉鸡」——他能套取买卡人的信息，精准的实施诈骗。

而当这张卡能打通的时候，就说明持卡人身在缅甸，被诈骗后，自然求助无门。

万无一失。

又或者。

因为自己的那点良知，不想骗同胞？

也许吧。

如果我还能活命的话，我会去好好地向他要答案。

包括，他那个曾经有过的孩子。

多久了，为什么他还没有给我回电话。

为什么.....

黑暗之中，爆发出了电话的声响。

31

电话那头，陈钰的声音。

「ငါ့ကိုမယုံပါနဲ့မင်းသူ့အသံကိုငါနားထောင်ခွင့်ပြုမယ်」

我愣了一下，他为什么是在说缅甸语？

随即我反应过来，我听不懂缅甸语，这他是知道的。

只有一种可能，这番话，他是在对另一个人说！

对谁？我闺蜜么？！

「ဖြေ့！」

「ဖြေ့！」

陈钰明显催促着。

我指甲掐着手心的肉，压低了声音，以免在棺材里有回音。同时装作劫后余生的虚弱状态。

「求.....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把我埋回去，多少钱都可以.....」

一瞬间，电话那头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缅甸语，听语气，是在咒骂。

咒骂他们违约，咒骂我还活着。

是我闺蜜的声音！

32

她的声音并不清晰。

我知道，陈钰现在还不可能抓得到闺蜜。只能是，他们在隔着电话交流。

就像现在的我一样。

闺蜜的声音又消失了。

我和陈钰的电话没有挂断，却始终沉默着。

她声音消失了，是做什么去了？去给地方武装打电话求证么.....陈钰说的没错，如果她一旦成功联系上那个地方武装，我们将前功尽弃。

我只能紧张地祈祷着。

33

许久，在电话里，我听见了电话铃声。

听动静，陈钰是接起了另一部电话。果然，他是在用另一部电话和我闺蜜交流。

我听见闺蜜的声音再次出现了。

我不敢出声，一直等着。

终于。

他们结束了通话。

「上钩了。」陈钰说。

我脊背大汗淋漓，早已湿透。

34

「你全都算对了。」他亢奋地说着，「她给地方武装打不通，只能选择相信，只能折返找我交易！」

听他那头的动静，应该是上了一辆车，正在发动油门。

「她没进国门，调头回来了！」他说，「我给她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她找了辆本地摩的往那去了，我现在也过去！」

「大概十分钟，就能赌到她。只要摩的一走我就动手！」

他顿了一下，「你大概还能挺多久。」

「不知道.....十分钟，最多吧。」

「我.....」他说，「我已经给大使馆打过电话了.....但是，我不知道要多久.....」

「没关系。」我惨笑了一下，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能撑多久，是我的事。」

他沉默了下去，那头只有汽车颠簸的声音。

「我可以.....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吗。」我说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的孩子。」我说。

35

「打工的时候。」他说，「孩子跟我住工地，他跑出去玩，经过渣土车的时候，没注意。」

一起意外么.....

「他是被害死的。」他说。

「开车那个人，是我同乡。」他说，「头一天晚上，他通宵打牌。本来他可以避开的，本来可以避开的.....但是他睡着了，开着车就那么睡着了。我崩溃地爬上去，把他从车里拽下来，他口水还流在衣服上。」

他惨笑了一下。

「你别怪我不会说话，其实，挺羡慕你的。」

「什么.....」

「你说，我能怪他么？是我自己没看好孩子，是我一心只知道钱钱钱，以为挣到钱给孩子就够了。把他带到身边放在工地，他爱干嘛干嘛。」他说，「你还有仇可以报，我想报仇，都不知道该找谁。那个司机吗，还是我自己。」

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活，以后也，稀里糊涂地活。」

他不再说话了。

这通电话没有挂断，我们沉默着。

瓶中的空气越来越少了，几乎所剩无几。

我每隔几秒，只能让自己吸很小的一口。

可是棺材里沉闷的空气，让我十分困倦。

我最后一次试图拿起那罐氧气，却连喷气的按钮，都无力按下去了。

徒劳地尝试，一次次失败。

我双眼渐渐上翻，昏迷前，我似乎听见了他在呼喊着什么。

36

.....

「你放了我！我也可以告诉你密码！这样你不需要杀任何人！」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隐隐约约听见了我闺蜜的声音，像隔了整整一重山一样遥远。

电话里传来的，听不清。

可我不可能，忘记她的声音。

我艰难地睁开眼睛，双手仍然无力按下喷气钮。

抓着它，在木板上磕了磕，磕掉了口鼻面罩。把按钮对准牙齿，用最后的力气，咬下去。

那是这瓶子里，最后一点氧气了。

我用嘴深吸着，强撑着意识。

「杀了她.....」我艰难地开口了。

「你醒过来了？！」陈钰很惊讶。

「杀了她.....我告诉你密码，趁我还有意识.....」

「别杀我，密码我也能给你！」闺蜜大叫着，「你不用承担任何风险，一样能拿到钱！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吗？！」

「还有！还有！我不知道她和你说了没有，我单位有漏洞，可以挣钱！」她慌张地寻求着所有生机。

「我会继续把这个漏洞分享出去，让别的人挣钱！然后，我带着那些人来这里，就跟她一样，弄死之后钱都归我们！我分你一半，不，你要几成就几成！这些钱不会有风险，你可以拿回国做富家翁！」

「我真的是打算这么干的，不信你看我手机，看我和我老公的聊天记录，我们真的打算继续做下去！」

「杀那些人也不用你动手，我来办！我有经验了！你只需要分钱就行！」

他没有出声。

似乎，是走到了一个无解的局面。

我和闺蜜，都只能等他做出选择。

37

很奇怪，这种时候，我反倒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那是什么时候啊。

我记得，那似乎是刚离完婚，我带着女儿租房子，和那个房东老太讨价还价。被她指着鼻子怀疑我是那种职业。

我最终还价成功，但是却当着女儿的面哭了。

我抱着女儿，坐在那间空荡荡的小次卧里，悲伤地哭泣。

突然，女儿擦了擦我的眼泪。

她找来纸，给我写：

「妈妈是大英雄。」

38

「陈钰。」我用最后的力气，说着，「我活不了几分钟了……」

「我到了那边，我会去找我的孩子，也会去找你的孩子。」

「我会告诉他，你一直在自责。」

「我的女儿也会告诉他，他的爸爸，是个英雄。」

陈钰没有回答。

可是我听见了，闺蜜的声音，变成了挣扎的呜咽。

以及，喷洒而出的动静。

仿佛氧气瓶喷射气体。

她的气管被抹断，血液喷洒而出。

39

沉闷的棺材，纹丝不动的木板。

电话那头的陈钰，再次上了车。油门发动后，我听见他又接了一通电话。短短几句后，便挂了。

「找到人之后，电话轰炸我就安排停下了，那些小头目的号码，我给了大使馆。」他说，「他们刚刚谈好了钱，同意放人。」

他说，「我现在去你在的地方，去把那个硬盘给他们。」

说来，挺奇怪的。

那里面，装的都是死人的钱，现在却能用来救命。

「我过去，大概二十来分钟。」他说，「但你不需要撑那么久，有人去挖你了！」

我能撑过去么？

我不知道。我的双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，手机里的声音，听起来非常遥远。

我女儿已经不在了。

大仇得报，我甚至连撑下去的信念，都拾不起来了。

「你现在睡着就全都完了！一定会死！！」他大喊着，「别睡！！别睡！！！」

可我身体已经到极限了。

我能感觉到，自己每一存神经，都犹如油尽灯枯在熄灭。

「你知不知道，我在她手机里看到了聊天记录。他们是真打算继续干这个生意！」

「是你救了那些人！」

是么.....

我感受到了棺材的微微震动，似乎是压在上面的厚重土层，正在被铁锹挖掘。

可是我的意识已经涣散了。

双眼抑制不住地上翻，眼前只有一片黑暗，将我一点点吞噬进去。

「别睡！甘凝娘！我甘凝娘！别睡！」

他大喊着，将我骂他的话还给了我。

「我还没找到你女儿的尸体，如果你睡了，我就把她带回国安葬！」

「你希望我把你们合葬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踏马的想都别想！」

「什么大使馆都不好使，你敢睡过去！我就一定让你们娘俩分开下葬！让你到死都见不到她！老子踏马的说到做到！」

真是.....

「甘.....凝.....娘.....」

我艰难地，含糊地说着。

牙齿，死死地咬住了手指，血肉模糊。

钻心的痛，刺激着脑袋里的神经。

棺材的震动越来越强了。

一根手指麻木了，又换了另一根。

「等我。」他说，「我们一起去找孩子。」

微弱的光线，穿过缝隙透了进来。

我会等着他的。

—end

1

那天之后，我找到了我的女儿。

她躺倒在荒路旁的草垛里，胸口中了弹，血已经干了。

她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2

几天后，我抱着女儿的骨灰，住进了陈钰的家里。

他家不大，墙上挂着他孩子的遗照，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。

在他楼下，就是他的「公司」。摆满了诈骗用的电话，还有多部电脑。二手烟和汗馊的臭味，在楼上都能闻到。

我蹲在地上，给孩子们烧着纸钱。

我边上的男人，轻轻地说了一声「抱歉。」

他是陈钰。

瘦瘦高高的，穿着花衬衫。

他仍然不免愧疚，若当日他早些相信我，或许我的女儿，就不会.....

我没有怪他。

接下来，我会带着女儿回国，我会主动去自首。

但是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

3

「你知道吗，现在对所有人来说，我已经死了。」我对他说。

是的，当我被从地里挖出来之后，我对陈钰的第一句话便是：

「告诉大使馆，我已经死了。」

他不理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

今天，我将告诉他我这么做的原因。

「因为我的死，能让我前夫恐惧。」

「那恐惧是他上钩的诱饵。」

4

还记得先前，我被困在棺材里。

我录了一段话，揭露我前夫，合伙我闺蜜，谋财害命的录音。

本意是通过国内的媒体曝光，让躲在国内的前夫无处可逃。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但是，用陈钰的话说，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实在是腾不出手了」。

他没来得及发给媒体。

时间，回到那日。

我从棺材里被挖出来之后，陈钰载着我，在山路上狂飙，往最近的医院赶。

新鲜的空气涌进车内，我大脑充血，晕眩得几乎要死去。

「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」他踩着油门，安抚我，「快到医院了。」

这时候，他的电话突然响起。他看了一眼，接了起来。

他听了一会。

「是的，人在我车上……」他说。

「大使馆位置在哪啊？不是，我得先把人送医院……」

是大使馆打来的电话。

「对，我知道她是被谁埋的……」

「全部情况？我靠有点复杂啊，你等我捋一捋啊……哦对了！我有个录音，我发给你们你们就懂了！」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模糊之间，我猛然意识到了什么。

似乎，大使馆也尚不知晓。

发生的这一切，都是我前夫和我闺蜜谋划的。

机会。

让我前夫，血债血偿的机会！

我半躺在后座，想要让陈钰等一下。

可是，我很难发出声音。

终于，我艰难地按开了安全带，身体从后座重重跌下。

陈钰听见动静，错愕地从后视镜里看我。

他注意到我，在轻轻地摇着头。

他反应过来，挂断了电话。

他停下了车，我喘息了好一会。

「告诉大使馆.....我已经死了.....」终于，我能够发出声音。

他愣住了。

「还有.....那个录音.....」我说，「不要发给任何人。」

说完后，我彻底昏死了过去。

5

很幸运，陈钰按我说的做了。

在医院醒来后，陈钰对我说。

他告诉了大使馆，我在送医的路上，没挺过去。

「当然了，他们想要帮助你的尸体回国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我一直拖着.....」

「先不要和他们联络了.....」我身体虚弱，但还是想起了什么，「这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么？」

「倒不会.....我手机号一大堆，查不到我的。但是.....」

「你不让他们知道真相？」他无法理解，「图啥？还想着保护你前夫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。

答案是，恰恰相反。

因为通过陈钰的那通电话，我确认了一件事：

当日，陈钰向大使馆求救的时候。

他只来得及告诉他们，我被地方武装给活埋了。

以及武装的势力归属，联系的方式。

至于活埋的原因，幕后的主使.....陈钰时间有限，不得不匆匆挂断，赶着最后那点时间，去围堵我的闺蜜。

庆幸于，我在昏迷前，最后做下的那些安排，及时阻止了他和盘托出。

现在除了我和陈钰。

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我的前夫是真凶！

他还是自由的。

而他的自由，就是我需要的！

6

时间回到此刻。

我们给孩子烧着纸。

我拿着闺蜜的手机。那上面的聊天记录，止步于我和前夫的对话。

我伪装成闺蜜，告诉他：

你前妻的尸体，已经被地方武装，转交给了大使馆。

国内并不安全，回国有很大风险。

说不准，地方武装已经透露出了我们的交易。

跑！越快越好！

来这里吧，硬盘就在我手里。

我们足够做土皇帝。

他想要和我通电话，被我以「你在国内，有可能已被监听」为由，强硬拒绝了。

他确实有所怀疑。

但是.....

另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如我所料发生了。

我本人的死讯，通过媒体，传到了国内。

那么，地方武装为什么没有隐瞒这个秘密？

地方武装，是否已经供出了我们？！

这一系列的问题，足够让他日夜惊惧。

更加耐人寻味的，是大使馆的态度——因为他们既无法证实，也无法证伪，只能强调，生死尚不明确，正在努力寻找我的下落。

可他早已惊慌失措，在我这里，只能得到更恐怖的解释：

「他们是想麻痹你，在逮捕你之前——否则怎么会这样模棱两可！」

「再不跑，就来不及了！」

手机上，最后的一条，是他出了国门。

他坐着前来接他的本地摩的，赶赴我和他约定的地点。

纸钱焚烧殆尽，只剩下干枯的灰烬。

「因为我的死，能让他恐惧。」我说。

这里的气候，要比国内湿热很多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也习惯了凉鞋和花衬衫。

我坐上了陈钰的车，驶往那个约定的地点。

杀人的地点。

7

天色越来越暗了。

我们约定的那个地点，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路。

陈钰的车，是一辆老旧的越野车。此刻，我们就停在路旁，安静地坐在车里。

安静地等待着。

说不紧张，那是假的。

我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

渐渐地，道路的前方，驶来了那辆本地的摩的。

司机早就收过我们的钱，催促着后座上的男人下车，随即，便头也不回地驶离了。

那个抱着包，下来的男人。

就是我的前夫。

在这荒无人烟的道路上。

只有这辆老旧的越野车，静静地等着他。

「打开双闪。」我对陈钰说。

车灯闪烁。

我的前夫，招了招手，朝我们走来。

然而，这注定是一条让他永生难忘的道路。

在道路的一旁，有一个提前挖好的深坑；

我看见，他惊疑不定地望向了那个深坑。

曾几何时，我也惊恐地在心中自问这个问题：

那是做什么用的？

挨着那个深坑的，还有一块地；

明显被翻过，像是在里面，已经埋过了什么东西，成年人大小。

陆璐就在里面。

就在离他不到几米的地方。

陈钰的车，还在打着双闪。

我的前夫终于警惕起来，他停在那，给我打来了电话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通。

「陆璐，下车，让我看见你。」

我能感受到，他的呼吸里都是恐惧。

距离已经很近了，足够了。

我没有说话，拉开车门，下了车。

他脸上的神情，就仿佛见到了鬼一般。

「好久不见。」

我朝他笑起了来。

他惊惧地丢下电话，慌不择路地逃着。

天色昏暗，整片天空几乎要压下来。

他逃不掉的。

8

我的前夫，手脚都被捆着，嘴被胶带粘上了。

后脑勺渗着血，是他转身想逃时，被追上去的陈钰给予的重击。

我探过了他的鼻息，他还活着。

我翻检着他身上的所有东西，证件、手机、钱包.....

全部收走后，我用力地拍打着他的脸颊。

终于，他模糊地睁开了眼睛。

瞬间，他剧烈地挣扎，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呜咽声。

可是，都是徒劳的。

他双眼流着泪，祈求地看着我。

他很想说话吧，那个时刻，有无数求饶的话，有无数交易想提出。

只要我能放他一马。

「知道吗，我的女儿，在这里，第一次开口说话了。」我说。

「可是没有人在乎她说什么。」

「没有人肯给她活下去的机会。」

「你害的。」

他流着泪，脑袋在地上碰撞着，像是在给我磕头。

我沉默了好一会。

「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.....我毕竟爱过你.....陆璐也说过，你的打算，是让孩子活着回国.....」我说。

他的眼睛里，爆发了新的生机。疯狂地磕着头，用力地呜咽着。

「如果你诚心悔过，我可以放你一马.....」

或许他也没有想到，我撕下了他嘴上的胶带。

在那之后，他仿佛一只受惊的动物，声嘶力竭地，说了无数忏悔的话。

说他对不起我们娘俩，说他不是人，说他没想害死女儿，说他看错了陆璐。

我只是平静地等他说完。

最后，在他惊恐地目光中，重新粘回了胶带。

「嘘——嘘——安静」我安抚着他，「你忏悔得很好。」

「只是，我女儿听不见了。」

「你的忏悔，没有意义。」

9

他沉重的身躯，被我推进了深坑。

执着铁锹，往他身上，填埋泥土。

我特意留了神，所有抛下的泥土，都避开了他的脸，他的眼睛。

我要让他看着自己，一点点被活埋。

他原本还在挣扎，但泥土越来越多，凭他的力气，已无法挣脱。

突然，觉得很讽刺。

原本，这是他给我设置的结局才对。

陈钰在一旁抽着烟，思考着什么。

先前他想帮我搭把手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

这是我和前夫之间的事，只能由我来完成最后一步。

「真打算回国？」陈钰问我。

他是知道的，回国后，等待我的是什么。

「嗯.....我要送女儿回家。」

「我代替你呢?」旋即，他也意识到了，对于一个母亲而言，陪孩子的最后一段路，只能是她自己走完。

他挠了挠头，叹了口气，「一起回吧。」

我填埋着泥土，愣了一下。

「我也想回去看看孩子了。」他说。

「我的房子，大概率也是保不住了，肯定会被司法拍卖。」我说，「但我这些年的工资是合法的，加一起，也是一笔积蓄。」

「咋还谈钱呢？」

「不全归你，我会给你一个地址——我和女儿，以前住的那个次卧。」

「那房子挺偏的，不值多少钱，帮我把整套房子买下来，加钱也要买下来。」

我说，「收拾干净，让我女儿回到那里吧。」

就好像，时间回到起点。

我还在加班，她还在那里等我回家。

终有一天，我会回到那里。

抱住她。

她等到了我，我重新回到她身旁。

「这要是一直没人住，得积老多灰了。」他挠了挠头。

我看向他。

他踌躇着，「.....我打扫收拾也是很拿手的。」

「你确定？你公司和你家乱成那个样子？」

他尴尬地笑起来，「多练练就好了，业务水平总得花时间练嘛。」

「.....」

「.....」

我们沉默了很久。我回过头，专心地填埋最后那些泥土。

厚实的泥土，再看不到我前夫的痕迹。

只有铁锹翻动的声音。

「.....你会等很长时间的哦。」我说。

「嗯，我会在那里等你的。」

很奇怪，明明我们正在活埋杀人，却聊起了未来。

10

.....

无人的荒道，被掩埋的深坑。

覆盖上了枯草，无人知晓。

我们乘坐着老旧的越野车，在路上慢慢行驶着。

天色已晚，前路黑暗。

车上的灯却将眼前照亮。

黑夜的尽头，似乎也没那么可怕。

—end